

狗和老虎

巴金

時間，換取了什麼？

茅盾

新生

張天翼

賽因河畔

馮至

死

羅洪

文學集林第四輯

小風土画

狗和老虎

巴金

狗

小時候，我害怕狗。記得有一回新年裏我到伯父家裏去玩，在他那個花園內，被一條大黑狗追趕着，我跑過幾塊花圃，後來上了洋樓才躲過這一場災難，沒有讓狗嘴咬着我的腿。山來以後見着狗，我總是逃，牠也總是追，而且屢屢望着我的影子狺狺狂吠。我愈怕，牠愈兇，於是怕狗成了我的一種病。

我漸漸地長大起來。有一天我忽然覺得怕狗是一件可恥的事了。看見狗我便站住，不再逃避。不會走入深山，畏避野獸，懼怕風氣。只是建議而不必關及於實事。

我站住，狗也就站住，牠望着我狂吠，牠張大嘴，牠做出要撲過來的樣子。但是牠並不向着我進一步。

牠用怒目看我，我便也怒目看牠。牠始終保持着我和牠中間的距離。

這樣過了一回我便轉身走了，狗立刻追上來。

我回過頭，狗馬上站住了。牠做出要撲過來的神氣望着我惡叫。

「你的本事，原來不過這一點」，我這樣想着，覺得胆子更大了。我用輕蔑的眼光看牠我頓脚，我對牠吐出罵語。

牠後退兩三步，這次是牠現出畏怯的表情。牠仍嚙汗汗地叫着，可是叫聲卻不像先前那

爲最難用。其起而奮者。其爲最難用。其爲最難用。其爲最難用。

—

- 2

主要對未來國際經濟環境進行

5

不。不。

10

1

10

7

2

四金

1

獸之王的這種餘威，我們也還可以在作了檻內囚徒的虎身上看出來。倘便放牠出押，牠也會奔回深山，重做山林的霸王。

我記起一件事：三十年前，父親在廣元做縣官，有天晚上，一個本地獵戶忽然送來一羣死虎，他帶着一臉惶恐的表情對我父親說，他上山打獵，只想獵到狼、狐、豺、豹，卻不想疏忽間誤殺了萬獸之王。他決不是存心打虎的，他不敢犯虎威，怕虎對他報仇，但是他又不能使枉死的虎復活，因此才把死虎帶來獻給「父母官」，以為可以減輕他的罪過。父親給了獵人若干錢，便接收了這個禮物。死虎在衙門裏躺了一天，以後才被剝了皮，支解了。後來父親房內多了一張虎皮褥墊，而且常常有人來我們家裏要虎骨粉去泡酒當藥吃。

我們一家人帶着虎的頭骨到成都。頭骨放在桌上，有時我眼睛看花了，會看出一個活的虎頭來的，不過虎骨總是鎖在櫃子裏，等着有來要藥時，父親才叫人拿出牠來磨粉，最後整個頭都變成粉四處散開了。

經過三十年的長歲月，人應該忘了許多事情，但是到今天我還記得虎頭骨的形狀，和獵人說話時的惶恐表情，現在如果叫我描寫一下，我總用一句話：他好像做過了什麼喪失神明的事情似的。我還要補充說，他說話時不大敢看死虎，他的眼光偶爾挨到牠，他就要變臉色。死虎以後，還能够使人害怕，使人尊敬，像虎這樣的東西應該是值得我們熱愛的罷。

初聞，鮮血淋漓？

末頁

時間，換取了什麼？

茅盾

是在船上或車上，都不關重要；反正是那一類的設備，既簡陋，乘客又極擁擠，安全也未必有保障的交通工具，你越心急它越放賴，進一步，退二步，叫你悶的不知怎樣才好。正是：長途漫漫不曉得何年何月才到達了目的地。

人是在這樣的交通工具，人們的嘴巴會不大安份的。三三兩兩，連市而上現今通行的貨幣究竟有多少版本。都成為「擺龍門陣」的資源。

還有這麼兩個衣裳楚楚的人却爭辯着可笑的問題：時間。一位說他並不覺得已經過了七個年頭了。

「對！」另一位順着他的口氣接着說，「日子過得真快，不知不覺已滿了七年。」

那一位搖頭立刻分辯道：「不然！不知不覺只是不知不覺罷了，七年底是七年；然而我要說的是，這七個年頭在我輩等於沒有。你覺得我這話奇怪麼？別忙，聽我說。你當是一個夢也可以，不過無奈何這是事實。想來你也曾聽得說過：在敵人的砲火下邊，老板職員工人一齊動手，兵兵兵拆掉笨重的機器，流彈飛來，前面一個仆倒了，後面補上去照舊幹，冷冰冰的機器上浸透了我們的滾燙的血汗。機器上了船了，路還迢迢，那危險，辛苦，都不用說，不過我們心裏是快活的。那時候，一天天朝西走，理想就一天天近了，那時候，一天，一小時，一分鐘，確實很真。機器再裝起來，又開動了，可是原料，技上，零件，一切問題又都來了，不過還是滿身有勁，心裏是快樂的。我們流的汗恐怕不會比機器本身輕些

然而這汗有代價：機器生鏽了，出貨了。……然而現在，想來你也知道，機器又只好開起

來，不但開起來，拆掉了當廢鐵賣的也有呢！」

他抹了一把額頭的汗水，望着他的同伴苦笑，然後又說：「你瞧，這不是一個圈子又兜

到原來的地點？你想想，這不是白辛苦了一場？你說七個年頭過去了，可是這七年工夫在我

們不是等於沒有麼？這七年工夫是白過的！白過了七年，要是你認真想起到底過了七年了，

那可痛心得很，為什麼七年之中我們一點進步也沒有？」

「哎，好比一場大夢！」那同伴很表示同情似的說。同聲說：「……」

但是回答卻更沉痛些：「無奈這不是夢呀！要是七年前的今天我作了這樣一個夢，醒來

後我一定付之一笑，依然精神百倍，計劃怎樣拆，怎麼搬，怎樣再建，無奈這不是夢，這個

事實，我們的確過了七年，只是這七年是白過的，沒有價值！」

那同伴看見對方的年頭越來越多，便打算轉換話題，不料旁邊一人卻忽然插嘴道：

「那同伴看見對方的年頭越來越多，便打算轉換話題，不料旁邊一人卻忽然插嘴道：

「白過倒也不算白過，教訓是受到了，而且變化也不少呵！時間是荒廢得可惜，也學正

軌道，但是倒也不能算作一個圈子兜回原來的地點，從整個中國看來，變化也不少

呢！變化？」那同伴眼睛朝這三人看了一下，「哦，變是有有的。他忽然諷刺似的冷笑

一下，「對呀，變出了若干暴發戶，發國難財的英雄好漢！上月的物價，和前月不同，和

月也不同，這一點上，確是一天有一天的價值，時間的分重大多數人都覺得到的。於是

忽然想起來了似的轉臉安慰他的朋友道：「老兄不過是白過了七年，總還算是無所損益。

像兄弟呢，一年一降格。我們當個不大不小的地主的，真是打腫了臉充胖子罷哩！老兄

想來也是明白的。」

「當然不能，」那第三人又插進來說。「在這時代，站在原地不動是辦不到，中國

是世界的部分，而且還在抗戰。」

「聽這話，那兩位互相對看了一眼，同時喊了一聲『哦！』而且那位自稱是『一年一年在降格』的朋友立刻又欣慰說道：『所以我始終是樂觀派，所以更說，這七年工夫是掙得有代價的。你瞧，我們換成了四強之一，而且英美在步步勝利，第一戰場也開闢了，不消半年

希特勒打敗，掉轉身來收拾東洋小鬼，真正易如反掌，我們等着最後勝利罷！』

他的同伴也色然而喜了，然而還是不大敢舞得起來，他慢吞吞自言自語道：『勝利是沒有問題的，不過我的廠呢，我們的工業呢！』

「等一等，」第一人也笑了笑說，『我們個人儘管各自愛等着就等着罷。愛怎樣籌就這

麼籌下去，有人等着重溫舊夢，有人等着天上掉下繁榮來，各人都把他的籌着放在沒有問題

的最後勝利等到了以後。不過，一方面呢，世界不等我們，而另一方面呢，中國本身也不能

等着那些一心只想等到了沒有問題的最後勝利到手以後便要如何如何的人們。更不用說，敵

人也不肯等着我們的籌着的！七年是等磨過去了，也許有些人欣欣然自慶他終於等着了他所

希望的，然而……」

「然而我並沒有等着呀！」是懊惱而不平的聲音，「我說過，我澈的還有幾千斤重呢，

可是我得到了什麼呢，於人無補，於己也無利！」

「你老兄是吃了那一心以籌着為得計的人們的虧！」那第三人回答，「不過中國幸而也

有不那麼等着的人，所以七年工夫不是白過，中國地面上是發生着變化了，打開地圖一看就

可以看見的。」

「話的線索暫時中斷。過了一會兒，那最初說話的人又回到那『時間』問題，發怒似的說：『不論如何，白過了七年工夫總是一個事實。我們從今天起，不能再讓有一天白白過去

如果再數數的，不洗心革面，真是不堪設想的。然而那七個年頭還是真廢的！』」

「要是能够這樣，那麼，七年時間雖然可惜，也還算不是白過的！否則，那就是真真的白過了，倘有上帝的話，上帝也不會同情，更不用說歷史的法則鐵面無情。」

新
生

張天翼

並不交談。而對着牆壁，要式來式去，我對要學什麼東西，也問。但全無的改變。全無樂意。而單量益得門。並且益益人談怕。而對門。一
新生
 門。中國志。而對門。寬大。味平。而前人與。一。想。感。門不
 那位李先生剛到這中學校來找潘校長的時候，許多教員和學生都吃了一驚。這就是那位
 作家兼藝術家的李逸漠先生麼？

他那件重甸甸的中裝大衣，他那兩口重甸甸的小皮鞋，都是灰撲撲的樣子。他身子又高又瘦，臉子有點黑。他大概有兩個星期沒有修臉：下巴上豎出了一根根的鬚梗子，一個四十來歲的人竟看得上有五十的年紀。連他那付近視眼鏡，都顯得給風塵沾黃了，好像那些整年不擦的玻璃窗一樣。

你要是讀過他幾篇精緻的小品文，你要是知道有一個刊物上稱他做「最純粹的藝術家」，那你一定會覺得，看他這付外貌跟他那些作品是怎樣也調和不起來的。

然而李逸漢先生用種很感慨的口氣告訴了潘校長：

「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老潘，我做了一個南柯大夢。如今可醒來了。我真要感謝日本鬼子，要沒有他的砲聲震醒了我，我還在那裏做隱士哩。」

談到他家鄉將失陷時候的情形，談到他流亡出來的情形，他就說得很快，突出的額骨上，有點發紅。有時候他忽然打住，好像一下記不起來似的。接着身子不安地動了一下，又性急地說了下去。老潘知道邊漢有滿肚子的憤怒。老潘覺得他這老朋友平常修養得太和平，太不會使性子，現在更發脾氣卻不知道怎樣發法，看來他祇是表現了急躁。

李逸漢在敵人離家鄉祇有六七十里的时候，帶着他太太和女兒跑了出來。他平常每年能

收七頁祖紙，今年可完了。他把她的兩母女安頓在岳家——在浙江南部一個什麼鄉下。他一個人跑到這裏來找老朋友。

「陪太太隱在鄉下有什麼意思呢？我是決定了的：我要到這後來做點工作。我要開始我的事業，我的新生！」

他知道這裏高中部出了四小時圖畫課的缺，就答允擔任了這一門課；他認為他應當附帶找這麼一個職業。

「啊呀！」老潘一半開玩笑一半認真地微笑着，「你居然肯在我們這學校裏代課，我真覺得有點惶恐的樣子。」

「可是逸漢先生莊嚴地站了起來：『帶着作品最遲於四點鐘不該來。』」

「笑話！」現在的逸漢不是過去的逸漢。過去的逸漢在那裏學陶器，而現在的逸漢呢？不是墨翟。我要工作，我要吃苦。千千萬萬的人都在那裏受苦受難，而我——事實上當中學教員也算不了苦。我連小學教員都肯當。」

於是老潘把校園裏那間療養室搬出來——請逸漢先生住進去。於是逸漢先生開始了他的新的生活。他參加學校裏的一個文藝團體做指導，並且替他們辦的一個小週刊寫了點文章。他還打算多畫些畫，有宣傳意義的畫。

「我們應當向所有的人宣傳，」他很性急地對學生們說，「手指莫明其妙地亂動着。」我們要告訴全世界——我們中國怎樣的正直，寬大，和平。而敵人呢——獸性，殘忍。我們不單是為我們國家的存亡而奮鬥，並且是為人類的莊嚴而奮鬥。」

他不安地在圖畫教室裏走來走去，好像要尋什麼東西似的。他全身的力氣全都聚在他那

隻右手，一把抓痛拳頭，會兒又放開。他臉上有點發熱，鼻尖子那裏有種很奇怪的感覺，彷彿預示他要出眼淚的樣子。他掃了他們一眼；他視線一碰到他們的每一雙眼睛，他覺得似乎竟撞出了一種響聲。於是他躲避似地走到窗子跟前，對外面看了四五分鐘。

這裏的天氣總是這麼惡劣；黑雲凝成了一塊鉛板似的壓在你頭上。校園裏的枯樹枝上綴着些烏鴉，在冷風裏回搖晃着。現在還不到五點鐘，屋子裏已經很黑了。可是天空裏還透出了一線青灰色的冷光，瞧着叫人忍不住要打寒噤。

忽然他想到他的家鄉，他每逢工作得疲倦了，總得在他書齋窗邊站這麼一會，看看那個精緻的小園子。他記得那個金魚池裏的青苔——就走到了冬天都也碧綠的。——

「那樣臘梅已經開了花吧？」他對自己說。

他怕人家會看穿他的心事似的——同旁邊一個學生瞟了一眼，馬上又着手來校正自己的思想。他很冷靜地告訴自己；在這麼一個苦難的大時代裏，誰也不能夠再貪圖他過去那種舒服的生活，誰也不能關起門過他的清幽日子了。

而這裏呢，完全是一種新環境。

可是他沒聲沒息地噓了一口長氣。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怎麼回事——他總感到這新環境彷彿缺少了一點兒什麼東西，他覺得他受到了一種什麼壓迫，叫他的身心都活潑不起來。連他現在這滿肚子人類的憤懣——也不是那種火熱的憤懣，而變成了一種陰森森的東西，變成了一種悶鬱鬱滯和起來的東西。……

爲了要避開這些不快的感覺，他故意去想些別的事。

「真的，爲什麼一定要把四點鐘課全部排在星期三下午呢？」

「後面有那個學生」嘶！」的一聲：不知道是發笑，還是擗鼻涕。他吃了一驚，悒悒轉過身來，臉上帶着種不好意思的表情，好像一個自愛的孩子剛剛哭過，又在生客面前露了臉似的。

他搭訕着問：

「你們對於——呢，你們在課外畫不畫圖畫的？」

幾個學生互相看看，笑了一笑。

「你們二三年級的畫是選修，」逸漠先生有點不大高興地說。「你們既然選了這門課，當然你們對於藝術是有點興味的。不過我總希望你們多去畫點宣傳畫貼到外面去，喚醒一般民衆。祇要畫得人家看得懂就行，即使技術很幼稚也不要緊；橫豎現在是和平，現在不是我們談藝術的時候。現在藝術是沒有用的。」

那幾個學生又互相看看，大概在那裏交換眼色。隨後一個算和尙頭的學生把屁股稍爲掀一掀，來代替了起立：

「李先生，那麼那些宣傳畫呢？是不是藝術？」

「這不是藝術！」李先生帶幾分激動地答。

「是不是一切的宣傳畫都不是藝術？」
「是，連這也要問！不過他還是耐心理解釋了一回。宣傳品就是宣傳品，絕不是藝術，他還再三再四地說明：目前我們所需要的，祇是鼓勵國人的東西，喚醒國人的東西。他用右手在空中斬着，漸漸的越說越快起來。」

「我們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敵人用大砲來轟我們，我們也用大砲去回答他們！現在頂

偉大的是前線的抗戰軍人，而頂沒有用的就是我們這些所謂藝術家。我們應當趕快暫時地棄藝術，來做點每個中國人該做的工作。」李先生！——這同那個和尚頭索性連身子都不欠一欠了：祇坐在畫架前面乾叫。「那麼柯勒蕙支的那些連環圖畫，蘇聯的許多木刻，不都是有意義的，那些東西算不算藝術呢？」——這是第六對面，蘇聯式地回答是不對了。蘇聯式地回答是：對的。

「這又是魯迅的信！」李逸漠想。蘇聯式地回答是：對的。——全蘇聯式地回答是：對的。——他們師生互相瞪着。一陣難堪的沉默。屋頂上有烏鴉飛過，而哇的一聲，好像牠老早就在旁邊偷聽，現在可忍不住爆出了這麼一聲喊似的。後來蘇聯式地回答是：對的。——那天。逸漠先生猜到他自己臉色上一定有點什麼異樣的反應，因為有一個學生發出了一聲輕笑，而且向窗外了睇一睇。於是這位當先生的也拚命擺出一付微笑來，表示滿不在乎。可是——開口——自己却也覺得聲調不大自然：

「關於這個問題，這個這個——唔，這是一時說不清楚的。這個這個——一個美學上的問題。藝術之所以成為藝術：——講起來複雜得很，……你不妨在下課之後來找我，我慢慢替你弄明白。」——來——蘇聯式地回答是：對的。蘇聯式地回答是：對的。蘇聯式地回答是：對的。

然而那個和尚頭一直沒有找過他。祇是每逢星期二下午，總有幾張漫畫送給他看。那些問題呢——可絕口不提起了。——蘇聯式地回答是：對的。蘇聯式地回答是：對的。蘇聯式地回答是：對的。——一般學生也都不大跟他接近：似乎是他當做個大人物而不敢麻煩他，又似乎是看他不起。有時候有個把學生來請他替那個小刊物寫文章，請教他要怎樣編排才好看。他們總是一談完了事就走掉的。——蘇聯式地回答是：對的。蘇聯式地回答是：對的。蘇聯式地回答是：對的。

說他走過有學生的地方，常常聽見後面有人說。

「這就是李選漢！」——不知道到底是表示驚異，還是一種諷刺。

他們倒似乎很喜歡那位陳先生，那位教物理和數學的先生。那是個小個兒，臉上有幾顆麻點。他官的事情很難，又是什麼座談會，又是什麼讀書會，每星期六晚上還要到民衆教育館去講一小時戰時常識。他發表的那些文章也是多方面的——一會兒是談達姆彈之類的通俗文字，一會兒又來一篇敵國的經濟危機。他看見了選漢先生，總是很恭敬地點點頭。

老潘有好幾次對選漢先生談起他：「教員裏面精神最好的是陳先生。人又熱心，又虛心。他於社會科學很有修養。你願意跟他談談麼？」——

「我覺那位陳先生太謙很苦的。他生活枯燥得很。」他停了會兒，嘴角上浮起了一抹微笑。「你大概很喜歡那種人吧？你們在生活上是同調哩。」——近來他乾脆把家眷送到鄉下，成天到晚都在學校裏，過着他的刻板日子。彷彿他祇有這種生活才配得上這些灰色的校舍，才配得上這灰色的天似的。住在教職員宿舍裏的七八位同事——全都是這麼一付勁兒。

有一個星期六傍晚，選漢先生到底忍不住。他像夢遊病樣的走進校長室。

「老潘，你們這裏簡直有種古怪病。已經傳染到我身上來了。這就是單調症。再不然就叫他灰色症。……我真悶得慌。……我們出去吃點酒罷。」——「好吧？」那個靜靜地點一點頭。「不過我是不敢喝酒的：我有心臟病。……要不要再找個人陪陪你？」——「我陳先生來好不好？」——

「他會吃酒啊？」

校長先生苦笑着搖搖頭。然後帶着幾分抱歉的臉說：「我們這學校裏——」

「就找他來罷，如何？他這個人有沒有一點風趣？」

「風趣？」老潘笑了起來。「八個大字：語言無味，面目可憎。」

「接着一種校長的口氣談到那位章老先生。那位老先生也許是個飽學之士，一筆字也

寫得極好，可是絕對不是一個好國文教員。他嚴厲禁止學生用白話作文。有一次一個學生作

文上有一「目的」兩個字，他老先生就大發脾氣，在那兩個字上打了一個大叉。

「請你看看！——這樣的師長。但是他在這裏教了十六年，每年暑假你都不能解他的聘

：這裏有一位大紳士替他撐腰。這就是我們的神聖教育界！老實說，這裏教育界的情形還算

是好的哩。你有什麼辦法呢？——除非你根本不算在社會上做點事。你要做事，你就得還

就，低頭，忍氣！……」

那個打了個呵欠，拿一根烟來點着，帶種憊憊的眼色看了老潘一眼。

「那位老先生够得上說百分之百的腐朽。」老潘可還要補充一句。「——」

談到抗戰呢——呼，他簡直就是漢奸理論！

地端起那把錫壺對自己杯子裏倒着，不斷地吸着，他的張幾臉越來越蒼白。

那一個耽心他怕喝得太多的時候，他一把抓住了酒壺。

「老潘我告訴你一個故事。有一個酒徒對人說：『熱酒傷我的肺，冷酒傷我的肝，而不吃酒呢——傷我的心。我寧願傷我的肝，而不願傷我的心。』這個人真是最會生活的……你們不會喝酒——我真替你們悲哀。」

於是他大聲嘆了一口，還嘆了兩口，很舒服的樣子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一雙眼睛很幸福地眯着，不過眼眶有點發紅，叫人疑心他剛才哭過了。

「起先我沒有打算要喝這老酒，」他指指地下，「我想這要的老酒一定很糟糕。但是——而竟還可以，……老潘你倒嘗一口看。你應當品一品這個味道，……」

那個給逼着喝了一點兒，很惘惘似地說：「……」

「我從前倒還喝一點。不過也辨不出好不好。」

「這個——要比到我們家鄉是比不上。我家裏有九釀陳酒，據說是陳了六十年。六十年雖然不見得，三四十年大概差不多。我常常送幾個朋友到我們那個鎮上來小住幾天，隨便談談，吃點酒。……我酒呢是吃不多的，我祇是愛那吃酒時候的風趣。……呢，你在杭州也住過幾天的，你進過酒店沒有？」

「沒有。」

「噯！你應當去坐一坐呀！」連漢先生興奮地把手一揚。「那些酒客——那種那種——唔，那才真是會吃酒。一塊醃醬豆腐乾，兩碗連年，他慢慢地品兩個多鐘頭。……你不該不去了解了解那個趣味。」

他閉了眼睛，舉了舉嘴一口酒。他想起他家裏那套專為他喝酒用的精緻的磁器。又想起他那盆蘭草，他那些書牘紙字畫。忽然他又記起他鎮上那幾位怪有風趣的畫家——金石家

如今可不知道他們流亡到哪裏去了。

他又噓了一口氣。他忍不住要說話，談起他的家庭生活，談起他那十三歲的女兒！她每逢他一喝酒，就得在桌邊俯下身去，把她的嘴湊到他杯子上呷這麼一口，而他的太太就在旁邊帶笑地罵：

「看這小鬼！」

老潘好像一個用功學生在教室裏一樣，耐心耐意聽着。逸漠先生雖然猜到這些話對別人未必有什麼興味，可是他覺得身子裏面滾滾着許多東西，不排出來就不舒服。

可是他一陣頭暈。他把胳膊放在桌沿上，額頭伏了上去。

「醉了吧？」那個問。「我們就回去好不好？」

他搖搖頭。

別的顧客都走掉了，靜得不像是一個館子。街上顯然也不大有人走路，有時候聽見外面呼的一聲響——打什麼地方掃過去；叫人摸不清這到底是風還是汽車。

逸漠先生忽然拾起頭來：

「呃，老潘，你太太是住在岳家還是住在你自己家？」

「自己家裏。怎麼？」

「那就好，那就好，」他喃喃地說。「世界上祇有岳家是最討厭的一類人。我不反對結婚。但是岳家——岳家——唉，我畏怕他！」這裏他把眼睛張大了些。「我要不是家鄉失陷，就是討飯也不把太太送回岳家去。我的話，由來——從前又起，直到小門姓為止，

沒有一個不半諷半刺，自私自利！全是些庸俗的傢伙！沒有一個像人的！……她——她——

「一封價……發……」訴苦……「娘家住不慣……要來……我怎麼辦呢？我？他們來了生活怎麼辦呢？他們做什麼工作呢？不做工作——到這裏來有什麼意思呢？……我可不是爲得想做點子工作，鬼！跑到這地方來！這裏——這裏——這樣一個死城！一點沒有生氣！灰色！……」

他們是九點多鐘回來的。街上的店家早已把排門關得緊緊的，好像要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樣子。路燈怪可憐地發着幽幽的亮光，叫人覺得比沒有燈還要黯慘些。

逸漠先生一想到他自己住的那間屋子——他的心就往下一沉。

面前一間孤零零的屋子。好像除開了他逸漠先生而外，這世界上就簡直沒有一個生物似的。四壁都粉成檸檬色，乾乾淨淨的顯得更加單調。沒有什麼陳設，也沒有什麼裝飾，祇有簡簡單單一點家具，一點必要文具，其餘就該算到他那兩口小皮箱。明亮的電燈照在這間屋子裏，叫人特別感到寒冷，感到寂寞。

就在這麼一個環境裏——他得開始他的「新生」！

這裏他忽然傷心起來。他覺得他自己是個孤獨者，沒有親人，也沒有朋友。誰都不來關切他，誰都不來照顧他。這真是他有生以來頭一次碰到的怪境遇。他小時候有母親，有姊姊，後來有太太；——是一看見他的臉色就知道他什麼。他的一些好朋友也都聚在他周圍，把他當做一個中心。而現在呢？——

「我恐怕在做夢……」他糊里糊塗地自言自語着。

他盼望這一切都是個夢。一醒來——還是在家裏，在自己那張軟綿綿的暖烘烘的牀上。牀旁邊茶几上，已經放着一盞太太替他早就泡得濃濃的紅茶，還有一聽老砲台，一部樺村